

第一章-第5篇客語本文：襯頭番薯

係講，這五歲到讀一年生之前个童年，係一蕊細細蕊个彩色山花，該五歲進前个童年又係麼个喎？

該下還在伙房老屋該下，平常日，有生產力个大人細子做盡愛上山做事，伙房大體就伸兩個還噉奶食个細人仔掌屋，一個係侄、一個係叔伯个同年叔，該兩儕掌屋个記憶一直砣¹到吾心肝个盡底層，逐年掛紙轉到袍衣跡，在既經鑽忒²个老屋頭前，總會將腦海中个童年，拿出來溜過³一擺。

伙房老屋係一百年前常見个客家舊式伙房，毋係紅磚烏瓦喔，山頂無瓦窯，仰得瓦上山，該央時个屋頂奔茅仔，壁係紙泥餅仔壁⁴，泥係屋背个泥，牽牛自家踏，竹析係竹園嶺竹仔，自家剖析自家搭，伙房係口字型，一槓正身兩片橫屋，橫屋背還有一槓豬欄，其實三歲个記憶係全黑天⁵（文讀 hed`tien` 完全不懂世事），就算到矣四、五歲，屋外背个世界記得个還係無幾多，總係還有一個係到今還清清楚楚个故事，就係對吾爸間房該扇窗門印象，係一生人對外个探索，就從這位開始个。

講著該扇細窗門，侄又想起蘇萬松調个娘親渡子歌：「又愛柴來又愛草，又愛番薯豬菜來轉家堂，揸籃孩纂上啊山崗，將子揸等在背囊，籃子孩等一山過一山～一崗就過啊一崗～……」逐擺聽逐擺就想起阿姆个擔頭，這係一個半山排相惜个阿伯婆摻吾姆个故事。該下屋下个番薯園較遠，阿姆上山改番薯會經過阿伯婆个屋頭前過，吾姆一頭鑊頭一頭子，阿伯婆就會講：「衰過正得，孛孛仔放下來侄摻汝捨渡，遽遽去改番薯，改好好轉。」侄孛孛仔該下就係恁仰大个，該時節吾姆个擔竿兩頭，

1 砣：zag`壓

2 鑽忒：zon ted`傾倒

3 溜過：重新複習一下；原意是年糕重新蒸過。

4 紙泥餅仔壁：外敷泥巴，竹片編的牆壁。

5 全黑天：(hed`tien`)完全不懂你人際關係或不懂事。

到底係將佢拿來膠番薯襯頭？抑係拿番薯膠佢襯頭？佢想無論生活膠子兒奈个較重要，一定都係砵鸞吾姆个腰骨个原因！

一直到漸漸較大矣，開始學行又還行毋贏、跔毋著人行該央時，吾姆擔頭緊來緊重，成擺無帶佢上山，將就間門關等，膠佢一儕放到間上自家搞，又驚佢走出去會危險，就用背帶膠佢囊腰仔綁等，綯到眠床枱上。佢打毋開門，就一儕人孤栖个跋上凳仔，再上到窗門前个櫃仔頂高，向左右推開樹窗門看禾埕，看天頂个日頭慢慢緊行、看等樹影由長變短到阿姆轉晝、又由短變長換大人轉夜，成擺看著同年叔過來，就伏到窗仔縫頂，兩子叔打嘴鼓講話。下後佢問吾姆，仰般毋分佢出去膠同年叔共下搞，吾姆講：因爭兩個細俵人，無大人掌等，搞搞仔會相搶。

講著細俵人好相搶，大家還細時節生正⁶就會，大仔就好矣，其實佢全無相搶个印象，顛倒記得兩子叔當好比，佢係吾四叔公个滿子，佢係吾公个長孫，兩儕同年又平高，相打毋過田畷⁷當難比，毋過佢年頭人佢年尾人⁸，佢頭腦較好還係佔贏面。有一擺又愛比，愛比麼个呢？兩儕手牽手，行過叔婆該片灶下愛去豬欄个細巷路，這灶下个屋背係挖山壁出來起屋个，怕係山壁下有一管山泉水，故所在壁下打一水洗衫窟。兩儕企正來緊看該山壁，同年叔先拈起地泥下个一皮長長个菅草葉⁹講，恩來比麼儕手較長，先揆得著該片壁。

「好啊！」

佢七學同年叔拈起地泥下另一皮菅草葉，兩儕手牽手，手拿菅草葉探長長比賽。毋過，手毋罅長，菅草葉揆毋著該片壁，再探身、再探身……撲通兩聲跌下洗衫窟，水浸過佢兜囊腰仔，接下來係兩儕大噉，驚動屋肚大人，大約係叔婆第一個拈出來揈佢兜跔起來个，等拐到兩個子叔恬，續下來顛倒係吾叔婆个一聲開聲大噉驚天動地。

6 生正：天生；向來。

7 相打毋過田畷：勢均力敵。

8 年頭人佢年尾人：年頭出生或年尾出生。

9 菅草葉：乾筍葉；芒草葉。

細人仔還細無膽正會嚇著，該吾叔婆呢？佢係大人欸？

下後大矣，僱正聽該兜較大个阿叔講，吾同年叔上去還有一個阿哥，該阿哥肥肥胖胖、白肉白肉幾得人惜欸，在正學行个時節大家都惜佢一儕。有一擺無人看著，毋知仰般形，就行向佢短短人生个盡尾站，跌落豬欄背个屎缸下。就佢仰叔婆喪忒一坵心頭肉，命根仔啊～怨嘆啊～，哭¹⁰ (kug`文讀) 斷阿姆腸，換毋轉子兒一條命，山肚人求生存仰會恁艱難，淨想平安畜一個細人仔大，仰般有恁多魍神野鬼愛來阻阻擋擋，這下又還愛來搶厥滿子个命。一直到叔婆成仙¹¹，該帶等心肝抽痛个一聲斷腸恨嗷聲，到今還在吾耳公肚盲過。可能這正係吾姆摻佢關到間肚，毋肯放佢自家出去搞个真正原因。

10 哭：(kug`文讀)

11 成仙：去世。

第一章-第5篇逐句直譯：番薯的另一頭

要是說，從我五歲到讀一年級之前的童年，是小小朵的彩色山花，那五歲之前的童年又是什麼呢？

那時，還住在伙房的時候，平日，有生產力的大人以及大孩子全部要上山做事，伙房大概就剩兩個小孩子看家，一個是我、一個是同年紀的小堂叔，那兩人獨處的記憶一直壓到我心理的最底層，每年掃墓回到出生地，在已經傾倒的老房子前，總會將腦海中的童年記憶攤開，拿出來複習一次。

伙房老房子是一百年前常見的客家舊式伙房，不是紅磚黑瓦喔，山上沒瓦窯，怎得瓦上山，那時候的屋頂蓋茅草，牆壁是泥牆壁，泥土是屋後的山泥，牽著牛用力踏出了韌性再使用，竹片是竹園嶄竹子，自己剖竹片自己搭，伙房是ㄇ字型，一排正身兩邊護龍屋，護龍屋後還有一排豬欄，其實三歲的記憶我完全模糊，就算到了四、五歲，屋外的世界記得的還是沒多少，倒是有一個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的故事，就是我父母房間那扇窗戶印象，我一輩子對外的探索，就從這裡開始的。

說到那扇小窗戶，我又想起上一個世代的客家老藝人蘇萬松，他一首娘親渡子歌如此唱來：「又要柴來又要草，又要番薯豬菜來回家堂，揸籃挑擔上啊山崗，將子揸著在背囊，籃子挑著一山過一山～一崗就過啊一崗～……」每次聽每次就想起媽媽的擔子，這是一個半山坡相疼惜的阿伯婆和我媽媽的故事。那時家裡的番薯園較遠，媽媽上山挖番薯會經過阿伯婆的家前頭過，我媽媽的擔子一頭挖番薯工具一頭是我，阿伯婆就說：「可憐啊，嬰兒放下來我幫忙帶，趕快去挖番薯，挖好快回家。」我嬰兒時代就是這樣被許多人疼大的，那時候我媽媽的扁擔兩頭，到底是將我拿來和番薯平衡另一頭？還是拿著薯把我平衡這一頭？我想無論生活和孩子哪個較重要，一定都是壓彎我媽媽脊椎的原因吧！

一直到漸漸長大，學走路又還走不動跟不上大人，我媽媽擔子愈來愈重，偶爾

沒帶我上山，乾脆就房門關著，把我一個放到房裡自己玩，又怕我跑出去會危險，就用背帶把我腰身綁到床上。我打不開門，就一個人孤獨的爬上凳子，再上到窗戶前的櫃仔上頭，推開樹窗戶看晒穀場，看天上的太陽慢慢一直向前走、看到樹影由長變短到媽媽中午回家、又由短變長換大人天黑回來，偶爾看到同年叔過來，就臥到窗仔縫，叔姪倆聊天說話。後來我問媽媽，怎麼不給我出去和同年叔一起玩，我媽媽說：因為兩個小男生，沒大人顧著，玩一玩會相搶。

說到小男生好相搶，大家還小時候天生就會，長大了就好了，其實我全沒相搶的印象，反倒記得叔姪倆很好比較，他是我四叔公的滿子，我則是我阿公的長孫，兩個同年紀又一樣高，能力差不多很難比，可是他是年頭人我是年尾人，他頭腦較好還是佔贏面。有一次又要比，要比什麼呢？兩個手牽手，走過叔婆那邊廚房要去豬欄的小巷路，這廚房的屋後方是挖山壁出來的，大概是山壁下有一管山泉水，所以在山壁下打一口洗衣窟。兩個站好一直看那山壁，同年叔先撿起地下的一片長長的芒草葉說，我們來比誰手較長，先碰到那邊山壁。

「好啊！」

我也學同年叔撿起地下另一片芒草葉，兩個手牽手，手拿芒草葉伸長長比賽。可是，手不夠長，芒草葉碰不到那邊山壁，再探身、再探身……噗通兩聲跌下洗衣窟，水浸過我們腰身，接下來是兩個大哭，驚動屋裡大人，大約是叔婆第一個跑出來抱我們起來的，等哄到叔姪倆停下來，接下來反倒是我叔婆一聲大哭驚天動地。

小孩子還小沒膽才會嚇到，那我三叔婆呢？她是大人欸？

後來長大了，我才聽那些年紀較大的叔叔說，同年叔上去還有一個阿哥，那阿哥白胖胖，惹人疼惜呢，在剛學走路的時候大家都疼他一個。可是有一次沒人看到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就走向他短短人生的最終站，跌落豬欄後的屎缸下。就這樣叔婆失去一塊心頭肉，命根子啊～抱怨啊～。哭斷娘心腸也換不回孩子一條命，山裡人求生存怎麼會這樣艱難，只是想平安養一個小孩子長大，為何會有這麼多魑神野鬼要來阻阻擋擋。現在又還要來搶她的滿子的命。一直到叔婆成仙，那帶著心理抽痛

的一聲斷腸恨哭聲，到如今還在我的耳裡尚未過。可能這才是我媽媽把我關到房裡，不肯放我自己出去玩的真正原因吧。

第四章-第 42 篇 客語本文：山夜弦聲

五十零年前个山肚，斷烏後天頂係烏个，係比烏還較烏个黠烏，烏到天頂大氣層毋敢反射半點地面个燈盞火光，好分月光帶等點點星光，明明亮亮行過層層山頭，分暗夜還在山路行个人照光。

這一暗晡，筆架山¹²个山路就有一位老者，自家孤栖一儕人。

吾屋下个禾埕摺對門¹³筆架山中間係一個大山窩，直線距離有三四百公尺遠，日時頭係有人在對門¹⁴該片山喊咻¹⁴，該咻聲愛一秒鐘後正會到這片山。該片人係愛攞手¹⁵，人看起來淨有一粒米大。

筆架山个崑頂其實係一搭塚埔，還有立一支四角石楯，頂高鑿字「丁山下第 X 公墓」，該係這隻庄頭過身个人——人生盡尾頓悟放下後个暫時旅館，大約四到五年後再撿骨牽起來，正換到風水長眠地。塚埔頭前，係壁企¹⁶个大崩崗。塚埔摺崩崗之間，僅可一丈闊，有一條清朝手到个古道通過。

還細該下，上下課行到這位難免會驚，會行較遽兜仔。吾三叔識教佢，係自家一儕人會驚，就笏一截葛藤手拿等，做得避邪。葛藤就係傳說中，五月節愛拿來掛門口紀念走黃巢¹⁷个葛藤。吾个庄頭本本有這老俗，五月節門口愛插青，毋只葛藤，還有香圃、艾仔、香茅、抹草、牛眼葉、大風草，到該暗晡就做盡拿來炆水洗身，

¹² 筆架山：山頭兩邊較高，形如寫毛筆字時架毛筆的筆架

¹³ 對門崑：對面山頂。崑 gien

¹⁴ 喊咻：遠處用長嘯聲打招呼。

¹⁵ 攞手：招手。

¹⁶ 壁企：陡峭。壁 biag

¹⁷ 走黃巢：客家人走避黃巢的傳說故事

洗好一身當香，大人講做得避邪。

其實在該塚埔入土為安个登仙人，做盡係一兩百年來，在這位生活過个老輩人，應該會保佑後輩正著，難怪大人在這經過總係從從容容。何況這筆架山北向个山嶼頂就有一間大伯公，在這保佑上上下下个過路人，膠庄頭个大大細細都平平安安。這位至少在同治年間之前還係泰雅族个活動領域，在這位開山打林，伯公係盡大个心靈依靠。

大伯公毋係裡下豪華型个廟宇式大型伯公，係石頭刻个。係今年掛紙轉去山上，特別歛相判斷，大約一米半高，插香還愛跔下來，膠香插落內肚香爐。以這下新式伯公來比，當然比毋得，毋過，以百大零年前普遍還係三粒石伯公或者兩尺高細祠來看，既經相當豪華个大伯公矣。

細罔細，照樣雕花作對、翹峨翹棟。係毋知這座大伯公係奈年代起造个，根據附近鄰舍 93 歲阿鼎伯講，從佢細人仔知人我起勢就係這種型式來看，再參考伯公祠刻字，係乙巳年修，照 93 歲阿鼎伯記憶來推算，至少盡尾一擺修整係在 1905 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年¹⁸，起造就應當更早。

大伯公下塚埔前个山路向上行，會到三叉路、到北寮崙，佢就歇到三叉路較上兜；向下行，會透到上茶崗、下茶崗……一直到山下平陽。在上茶崗還會又一條細路，該位係曾屋夥房。

上茶崗就係上隻茶崗，茶崗係一隻簡單坐料个平托地放一隻茶缸，用兩粒石頭架一條大麻竹笕就係凳仔。較功夫个還會起一隻茶崗亭，每日會有附近人家煮一醃缸茶分過路人食嘴燥，上茶崗就由曾屋負責。

毋過，這下既經係食飽夜个暗晡頭，遠遠筆架山个塚埔摸緒疏麼个就看毋著，除了慈悲个月光，麼儕會看著還有一個老人家。

¹⁸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年

脈脈風，意象聽著弦索¹⁹輕輕仔「啱伊~」一聲，像係聲濕濕个老人家從烏色个大山肚遠遠道嘆一聲，還言成調又停下來。

這就近有幾下座山，聲音就在烏咚咚个夜色中映來映去，毋知係奈傳來。毋過該單單一聲个「啱伊~」，聽起來當像一個當衰過——無人服侍、又無好食个老人家，跑到山路脣細細聲噉一聲。

吾公本且在禾埕料涼，毋知仰般，佢脈脈風企起來，牽等僱行到禾埕脣，向暗夜中个筆架山方向看。

「在對門崙。」

「該係塚埔呢？會麼儕？」暗摸叮咚个塚埔該位仰有人？

「係同年伯公。」

「仰會知？」

僱耳覺覺仔認真緊聽，點烏个夜色，淨聽著草唧仔叫。

毋過吾公在這生活到大，麼儕个性體摻家庭身世正晦暗業去到該，佢仰會毋知。

同年就係共年出世个人，因爭共下搞到大，故所感情特別好。同年伯公就係吾公盡好个好朋友之一，係上茶崗个曾屋人。吾公个同年當多，毋過，曾屋這位同年伯公怕係盡有緣个，因為摻吾公三代同年——應該係兩代半：佢兩儕係同年，厥大俵仔摻吾爸又同年，厥滿子又摻僱同年。

「恁暗仔同年伯公在該做麼个？」

僱緊看等塚埔方向，緊用心聽。

一下仔後又聽著「啱伊~啱伊~」兩聲。

「這下在該調弦索²⁰。」阿公輕輕仔講。確實，這下弦索聲拉較長，聲調較高，該聲音當像由老人變後生，像一個後生人看著心愛个人，好恬恬行到頭前過，抹籬

¹⁹ 弦索：胡琴

²⁰ 調弦索：就是胡琴調音

抹掣跋跣起來，想愛摻人相借問个款。

又停一下，弦仔正式拉起山歌。樹殼做個弦仔聲當尖，佢毋知做得傳幾遠，佢記得在平陽个第二故鄉石圍牆，識在大家當無閒个臨暗頭，人聲、牛聲、嘍頭生仔轉夜个喝聲，聲聲交織該下，聽過日珠看毋著个所在，有賣藥仔个三腳採茶拉弦索个聲，這下係恬靜个山中暗夜，對門崑个弦索聲竟然清清明明傳到佢兩子阿公个耳公頭，該弦索拉个小調既經完全變成像係兩個後生男女，在兩片山頭調情山歌對唱，一個撩細妹仔，一個錫細阿哥仔，一來一去唱到當合線。

佢聽過大人唱山歌，乜聽過吾个个 la^ˇ ji lo[`] (收音機)，佢知，該係山歌。弦聲一轉又換一條，像正結婚个兩公婆，一更調情到二更、毋過癮再到三更，該暗夜草頭下个草唧仔乜唧唧唧，屋面前山田肚个蛤蟆就 eb eb eb，聲聲激來激去鬧熱煎煎。

弦聲直直拉到山歌裡背个五更雞啼。佢兩子阿公就在禾埕摻這窩湖肚所有个鄰舍、還有牛狗貓鴨、都恬恬仔欣賞這方圓三百公尺闊个月光劇場——天星、月光、摻草唧仔蛤蟆蠟蚋、蟲斯草蝻、共同合奏个豪華演奏會。

頭擺暗晡頭無電視無娛樂，食飽夜係無做麼个就會早早去睡目，同年伯公个弦仔聲又清又亮，佢胚想應該會聲傳三座山，仰毋驚吵人，尤其係在塚埔脣吵「死人」。毋過佢從來毋識聽麼人講毋好。可能係暗夜聽山歌乜係一種趣味啦。

每擺同年伯公上來山頂挨弦仔，第二日上課堵著厥滿子就係吾同年，佢就會摻佢展寶講，佢昨暗晡又聽若爸挨弦仔，佢就會應，「係啊，佢在屋下乜有聽著，好聽無？」聲音充滿奢鼻。

佢毋知同年伯公做麼个毋到自家屋下挨弦仔，顛倒訂在恁遠个曾屋夥房打暗摸出發，一儕人半夜行夜路到筆架山塚埔脣拉弦仔，又做麼个吾公一聽聲響就知同年伯公來到對門崑？

怕係佢兩同年約好勢个暗號，先通知吾公放下手上生事，準備好好聽一場，知音為知音唱个歌同年為同年挨个弦啦。

第四章-第 42 篇逐句直譯：山夜弦聲

五十幾年前的山裡，天黑後天空是純黑的，是比黑還更黑的黝黑，黑到天上大氣層不敢反射半點地面的燈盞火光，要給月亮帶著點點星光，明明亮亮走過層層山巒，給暗夜中還走在山路的人照光。

這一晚，筆架山的山路就有一位老者，獨自一人蹣跚而行。

我家的晒穀場和對門筆架山中間是一個大山窩，直線距離有三四百公尺遠，白天要是有人在對門山脊那邊喊咻聲，那聲音要一秒鐘之後才會到這邊山。那邊的人要是招手，人看起來就只有一粒米大。

筆架山的山脊上其實是一處墓地，上面還有立一支四角石柱，上頭鑿字「丁山下第 X 公墓」，那是這個庄頭去逝的人——人生最後頓悟放開後的暫時旅館，大約四到五年後再撿骨牽起來，才換到風水長眠地。墓地前頭，是如同牆壁一樣陡峭的大懸崖。墓地和懸崖之間，僅約一丈寬，有一條清朝年代到現在的故事道通過。

還小的時候，上下課走到這裡難免會怕，會走較快些。我三叔曾教我，要是自己一個人會怕，就摘一截葛藤在手上拿著，可以避邪。葛藤就是傳說中，端午節要拿來掛門口紀念逃黃巢的葛藤。我的庄頭依然有這老習俗，端午節門口要插青，不只葛藤，還有香圍、艾草、香茅、抹草、龍眼葉、大風草，到那天晚上就全部拿來煮水洗澡，洗好一身很香，大人說可以避邪。

其實在那墓地入土為安的逝世者，全部是一兩百年來，在這裡生活過的老一輩人，應該會保佑後輩才對，難怪大人們打這經過總是從從容容。何況這筆架山北向的山丘上就有一間大土地公廟，在這保佑上上下的過路人，也保佑庄頭的大小小都平平安安。這裡至少在同治年間之前還是泰雅族的活動領域，在這裡開山闢荊，土地公是最大的心靈依靠。

大土地公廟不是現在豪華型的廟宇式大廟，而是石頭刻的小神龕。我今年掃墓

回去山上，特別照相判斷，大約一米半高，插香還要蹲下來，再伸手將香插進小廟裡的香爐。以現在新式土地公來比，當然比不得，可是，以一兩百年前普遍還是三粒石頭土地公或者兩尺高小祠來看，相對已經是相當豪華的大土地公廟了。

池小歸小，照樣雕花作對、翹峨翹棟。我不知道這座大土地公廟是哪年代起造的，根據附近鄰居 93 歲阿鼎伯說，從他小孩子懂事開始就是這種型式來看，再參考土公祠刻字，是乙巳年修，照 93 歲阿鼎伯記憶來推算，至少最後一次修整是在 1905 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年，起造就應當更早。

大土地公廟下墓地前的山路向上走，會到三叉路、到北寮，我就住在三叉路較上些；向下走，會通到上茶崗、下茶崗……一直到山下平原。在上茶崗還會又一條小路，那裡是曾屋三合院。

上茶崗就是上個茶崗，茶崗是一個簡單坐下歇腳的一方路邊平坦地，放一個茶缸，再用兩粒石頭架一條大麻竹就是凳子。較豪華的還會蓋一個茶崗亭，每日會有附近人家煮一大缸茶給過路人喝口渴，上茶崗就由曾屋負責。

可是，現在已經是吃過晚餐的夜晚，遠遠筆架山的墓地黑摸摸什麼都看不到，除了慈悲的月娘，誰會看見還有個老人家。

突然間，好像聽到胡琴輕輕的「喔伊~」一聲，像是聲音暗啞的老人家從黑色的大山裡遠遠嘆息一聲，尚未成調卻又停了下來。

這就近有好幾座山，聲音就在黑咚咚的夜色中映來映去，不知道是哪裡傳來的。可是那單單一聲的「喔伊~」，聽起來很像一個是很可憐——沒人服侍、又沒得吃的老人家，縮到山路邊小小聲哭一聲。

我阿公原本在晒穀場休息納涼，不知如何，他突然的站起來，牽著我走到晒穀場旁邊，向暗夜中的筆架山方向看。

「在對門山脊。」

「那是墓地呢？會是誰？」暗摸叮咚的墓地那裡怎麼會有人？

「是同年伯公。」

「怎會知道？」

我傾耳認真一直聽，黝黑的夜色，只有聽到蟋蟀叫。可是我阿公在這裡生活到大，誰的個性和家庭身世又是如何？誰又會到哪裡？他哪會不知道。

同年就是同一年出生的人，因為一起玩到長大，所以感情特別好。同年伯公就是我阿公最好的好朋友之一，是上茶崗的曾屋夥房人。我阿公的同年很多，可是，曾屋這位同年伯公大概是最有緣的，因為和我阿公三代同年——應該是兩代半：他和我阿公是同年，他的大兒子和我的爸爸又同年，他的滿子又和我同年。

「這麼暗同年伯公在那裡做什麼？」

我一直看著墓地方向，一直用心聽。

一下子又聽到「喔伊~喔伊~」兩聲。

「現在在那調胡琴。」阿公輕輕地說。的確。現在胡琴聲拉較長，聲調較高，那聲音好像由老人變年輕了許多，像是一個少年人看到心愛的人突然走在前頭過，急急忙忙爬起來想要打招呼的樣子。

又停一下，胡琴正式拉起歌來。樹殼做的胡琴聲很尖，我不知道可以傳多遠，記得在平原的第二故鄉石圍牆，曾在大家很忙的傍晚，人聲、牛聲、叫牲畜天黑回來的吆喝聲，聲聲交織那時候，聽過眼睛看不到的地方，還有賣藥的三腳採茶拉胡琴的聲音，現在是安靜的山中暗夜，對門山脊的胡琴聲竟然清清明明傳到我祖孫倆的耳朵裡，那胡琴拉的小調聲已經完全變成兩個男女，在兩邊山頭調情山歌對唱，一個撩弄小女生，一個吸引小帥哥，一來一去唱到旗鼓相當。

我聽過大人唱山歌，也聽過我阿公的收音機，我知道，那是山歌。樂音一轉又換一條，像剛結婚的夫妻，一更調情到二更、不過癮再到三更，那暗夜草先前的蟋蟀也唧唧唧，屋面前山田裡的蛤蟆就 eb eb eb，聲聲盪來盪去鬧熱非凡。

弦聲一直拉到山歌裡面的五更雞啼。我祖孫倆就在晒穀場和這山窩裡所有的動物鄰居、還有牛狗貓鴨、都默默的欣賞這方圓三百公尺寬的月光劇場——天星月亮

和蟋蟀、蛤蟆、青蛙、冬嘶蚱蜢、共同合奏的豪華演奏會。

從前晚上沒電視沒娛樂，吃過晚飯沒事做就會早早去睡覺，同年伯公的胡琴聲又清又亮，我推想應該會聲傳三座山，怎麼不怕吵人，尤其是在墓地旁邊吵「死人」。可是我從來不曾聽哪個人說不好。可能是暗夜聽山歌也是一種趣味。

每次同年伯公上來山上拉胡琴，第二天上課遇到他的滿子——就是我的同年，我就會和他現實說，我昨晚上又聽你阿爸拉胡琴，他就會回答，是啊，我在家裡也有聽到，好聽嗎？聲音充滿神氣。

我不知道同年伯公為什麼不在自己家裡拉胡琴，反倒專程從這麼遠的曾屋三合院摸黑出發，一個人半夜走夜路到筆架山墓地旁邊拉胡琴，又為什麼我阿公一聽聲響就知道同年伯公來到對門山脊？

大概是他倆同年約好的暗號，先通知我阿公放下手上工作，準備好好聽一場，同年為同年拉的弦、知音為知音唱的歌。